



安 農 奇 娜 著

集 體 農 莊 主 席

時 代 出 版 社



中國農業出版社

集體農莊主席

蘇聯農業出版社

集 體 農 莊 主 席

蘇聯 安農奇娜著

田 農 譯

時 代 出 版 社
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Евг. Анучина

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КОЛХОЗА

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

1953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扼要而生動地寫出了蘇聯莫斯科省「勞動」集體農莊的發展道路。作者通過該農莊主席依萬，描寫了蘇聯農民過去的悲慘生活；蘇聯農民怎樣聽了共產黨的話，走上集體化的道路。

作者在書中描寫了蘇維埃人的成長。「勞動」集體農莊主席依萬過去是普通雇工的兒子，識字很少。但是他被選為集體農莊主席以後，由於他以身作則，嚴格要求自己，和別人，對集體農莊無限忠誠，受到莊員們的愛戴；又由於他不倦地學習，來提高自己的政治和文化水平，成了有政治修養的，有學問的，優秀的農莊主席。他所領導的「勞動」集體農莊成了先進的農莊。他因集體農莊得到豐收，獲得了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光榮稱號。

作者還描寫了「勞動」集體農莊的女青年團員和婦女們。她們在衛國戰爭時期，表現了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。她們代替上前線的男人工作，克服種種困難，勝利完成了生產任務。

從這本書中，可以看到蘇聯集體農莊發展的道路，可以學到領導集體農莊的經驗，也可以受到愛勞動愛祖國的教育。

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許可證出字 45 號

(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)

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外文印刷廠印刷 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

1955 年 3 月北京初版 195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2-8/32

1—12,070 冊 49 千字



依 萬

一

加里涅沃村的農民賀連諾夫躺在一張沒漆過的、黑節疤也沒刨平的木床上，眼看就要斷氣了。暗淡的光綫從一向沒打開過的死窗子射進來。在寬木床上（當地叫做格洛別茨），亂堆着紅褐色的破衣爛被，兩個孩子的頭，像躲藏似的，在裏邊閃着銀光。這是賀連諾夫兩個頂小的孩子。幾個大孩子——大兒子依萬和四個女兒——都站在床邊。

快斷氣的人望着大兒子。依萬還不滿十九歲。他個子不大，目光炯炯，長着一絡絡蓬亂的烏黑頭髮，蹙着眉頭，咬着嘴唇，站在床邊。

母親在床頭啜泣。依萬十七歲的妻子瑪莎貼着母親的瘦削肩膀。

快斷氣的人舉起了手；他那褐色的彎彎曲曲的手指，好像是黑麵捏成的。

「你們要聽他的，」他清清楚楚地說道。

賀連諾夫的子女一聲不響地望着父親的哆嗦的手指，顯然不明白父親的意思，也不敢惆悵的表情使快斷氣的人的臉色更難看了。

「你們要聽他的，」他一邊重複說，一邊竭力往兒子跟前伸手。「聽依萬的……他會

從貧困中掙脫出來……他會走運……」

手撲噠一聲落在木床上了。

依萬的父親在臨死前所想的是什麼運氣呢？

貧窮早就和加里涅沃村交上了朋友，在草屋下，在敞着大門的空院子上，在打穀場上，到處是貧困景象。附近雅科福列夫村的人都到這兒來僱工。那兒新近遷來一個女地主，叫巴爾巴賽娃。她住在一所長長的石頭房子裏，房子對面是一個佈滿苔草的黃色髒水塘。

雅科福列夫村的農民都買賣公綿羊，以花花公子出名——每逢過節，就都穿上大皮靴。

加里涅沃村一個貧農的全部家當也不值一雙皮靴。甚至連緊挨着加里涅沃村貧乏的刈草場的捷爾比果里也沃村的人，過得也比這兒強些。捷爾比果里也沃村的木匠和雪橇匠的手藝，是名聞全區的。

精心製作的雪橇——普通的雪橇或帶雙翼的寬而低的無座雪橇，並不是什麼時候都賣得出去的，所以把它們放在小倉房裏，好像不讓它們衝上大路和飛往天邊似的。雪橇必須長久地等待着遙遠的路程，但畢竟是會把它們運到市場去，再不然就運到集上去賣的。加里涅沃村就沒有什麼可以運出去的。這裏的人只懂得一手活兒——種莊稼。周圍是一片難於耕種的、荒涼的粘土地。

「我們的土地不長莊稼，」加里涅沃村人常這樣說，「倒是可以用這種粘泥捏哨子，

但是沒人吹。」

這可惡的粘土不長黑麥，却長出沒大用處的掃帚草；他們連土豆也不敢種，因為知道秋天什麼也挖不出來。

可是，他們仍然很珍視這種粘土地。

刈草時，加里涅沃村人和捷爾比果里也沃村人曾因為爭一小片草地打過架；加里涅沃人天還沒亮就拿着鐮刀跑來了，而捷爾比果里也沃人在天亮時當場捉獲了他們。

「唉，你們這幫窮小子！又來偷我們的草啦？」

「投機販子坐着雪橇，揮着繩子來啦！」

雙方交換了這種客套以後，就動手打架。他們只用拳頭打，誰也不拿起丟在地上的鐮刀來進攻或防守。加里涅沃村人和捷爾比果里也沃村人雙方都沒有在地界上打死過人。

「他們當場打架，當場講和，」雅科福列夫村的女地主巴爾巴賽娃（或者像大家那樣管她叫巴爾巴舍哈）對她的客人說。「打死警官很高興，却不打死自己人！涅克拉索夫就曾描寫過他們：『……捷爾比果里也沃縣，普斯多波洛什鄉』……就是這些人。這幫窮小子！懶得連糞都不往地裏送，就往粘土裏下種！」

三年前從加里涅沃村僱來的女傭高爾尼契娜羞怯地說：

「沒有糞。加里涅沃全村只有三頭牛。差不多誰也沒有馬。」

● 卑稱。——譯者註

● 俄國的大詩人。——譯者註

「你還要來教訓我！」巴爾巴舍哈憤怒地說。「他們都是這種人！謝天謝地，雅科福列夫村還有規矩農民。」

……賀連諾夫老頭臨死以前，沒有想到他的兒子走運以後，就會成為雅科福列夫村的「規矩」農民吧？

但是巴爾巴舍哈已經被打倒了，並且她一向認為屬於自己的土地也分給農民了。「規矩的農民」現在非常愛講：置家業是多麼困難——「一切都得靠自己的勞力。」於是他們把糧食埋在糧穀烘乾室後面的坑裏，以備萬一。

賀連諾夫想讓兒子這樣嗎？他夢想的是什麼樣的幸運呢？他從來沒跟孩子們談過這種複雜問題。

不過，有一次，兒子先開始說了，但這次談話的結果却不很好。

依萬十歲了。他揹着帆布書包上學，包裹裝着一本尼古里斯柯耶小學老教師送給他的馬里寧——布連寧的「習題集」。加里涅沃村到尼古里斯柯耶的道路兩旁長着榛樹叢和樺樹叢，這條道路很有樂趣，所以依萬夜裏還常常夢見它。他到學校總比較早，上課以前，就欣賞自己的蘋果樹。這些蘋果樹還很小，是不久以前這孩子和老師一塊兒栽的。在家他擔心蘋果樹會被牛損毀或啃光，所以夜裏常常驚醒。但蘋果樹完整無恙。雖然五月裏小蘋果樹還沒有開花，但是綠枝長得很茂盛，一定會有奇蹟出現。這些枝子總有一天會結滿蘋果——紅的或邊上有點白的，就像巴爾巴舍哈果園裏的一樣。十歲的依萬皺着眉想，他再看不到自己的蘋果了。他在三年級學習，已在準備考試。這是畢業考試，所以老師一再對孩

子們說：

「你們是幸運兒！農民中有誰上過三年學？這種人不多，非常少。你們的責任是在人民中傳播文化。」

當然，他知道：「幸運兒」將來不是傳播文化，而是播種黑麥；他們也將像那些沒上過三年學的人一樣挨餓。但老師認為，有時重複一下督學的話，是自己的責任。這並不妨礙他熱愛自己的學生。

依萬準備畢業考試時，沒有放下過馬里寧——布連寧編的「習題集」。他在家裏，坐在燻黑了的聖像下的桌子旁邊，非常專心一意地做習題，把就要跟蘋果樹和學校分別的事都給忘了。

父親晃晃蕩蕩地走進屋來，他看見兒子以後，用拖着草鞋的那隻腳踩了一下。

「爲什麼坐在我位子上？給我滾！」

「又喝醉啦！」依萬生氣地說。「你答應過多少次不喝酒啦！」

「唉，你這個壞小子！」父親驚奇了。

「要是少喝一點，你就不會痛哭流涕，說我們比誰都窮了。」

父親抓過馬里寧——布連寧編的「習題集」，扔到門外去了。隨後他又狠狠地給了依萬一個耳光，打得孩子都不記得夜間他是怎麼躺在外面地上的。

明月當空。依萬在草裏找到了馬里寧——布連寧的「習題集」，然後坐在地上，開始做沒做完的習題。但是，他的面頰突然濕了，嘴唇顫抖起來了。他咬緊牙齒，抑制着嗚咽，

流起淚來。父親爲什麼打他？人爲什麼要喝酒？酒能使人變傻，變惡。瞧，老師不喝酒，他就很聰明。

……依萬把手指按在未做完習題的那頁書上，立志不喝酒，甚至長大成人也不喝……應該成爲老師那樣的人……但是，老師不會種地。這是完全要不得的。要好好想想在粘土地種黑麥的辦法，得到最好的收成。比天底下所有的收成都好！像童話裏所說的那樣……依萬決定最近幹這樁事。

秋天父親却決定送他到茶館去——洗茶碗。

「咱們家裏用不着兩個人種地。沒有你也能對付。」

茶館老闆覺得這個個子很小、頭髮蓬亂、目光炯炯和舉止粗魯的孩子很有趣。

「挺伶俐。長大了可以當堂倌。」

那是亞力山大羅夫縣城又髒又亂的一個大茶館。來喝茶的，有趕集回來的農民，有過路行人，也有拖着一條木腿的、在對德戰爭中就失去青春的士兵。堂倌們圍着白圍裙，用盤子托着花茶壺，像在霧一樣的煙草的煙氣中跑來跑去。依萬好奇地注視着這一切。他那灰色的、深深的眼睛什麼也不放過。

他一面在洋鐵盆裏洗洋磁壺，一面問跑到廚房去的堂倌：

「你爲什麼不給那個兵端茶？他在罵街呢。」

「你算個什麼玩藝兒，你的話等於放屁，」堂倌哈哈大笑說。

「你還是給他端去吧，」依萬建議說。「要知道，他沒有腿。」

堂倌彈了一下依萬的鼻子。

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「我是加里涅沃村的依萬。」依萬說道。

「不，你是天下最小的傢伙。小傢伙就應該少說話，不然人家會把你舌頭割下來餵狗。懂嗎？」

依萬笑了。

「我不怕你。我情願回家，下地幹活。」

他永遠忘不了使他感到十分親切的故鄉土地；他準備在那兒獲得高度豐收。他應該馬上到那兒去，不再留在茶館裏。依萬明白這一點。但土地養活不了依萬的全家，因而只好留在茶館裏。

他無論怎樣努力想習慣於顧客的辱罵、堂倌彈鼻子、煙草的煙氣，以及盛着粘糊糊茶碗的洋鐵盆旁邊的不眠之夜，——都習慣不了。

有一年夏天，他到尼古里斯柯耶去看學校的蘋果樹。他和蘋果樹分別到現在，已經相當久了。離尼古里斯柯耶不遠，聳立着「格福西曼修道院」的磚塔。這修道院有自己的田地和森林，甚至還有池塘。修道士在池塘那兒用長漁竿釣魚。

蘋果樹已經開過花了，一球球的綠子房迎着陽光，吸收着溫暖。眼看就要結果了……一個穿麻布汗衫、光着腳的小伙子走到院牆跟前，停了下來。

「你好，依萬！」

這是依萬的同學。他說，他在「格福西曼修道院」菜園裏幹活，春天已經耕過了修道院的地。工錢很少，但是不打人，飯食不好，可是也還可以。依萬倚在籬笆上站了一會，想了想，決定離開茶館。

「格福西曼修道院」很樂意僱童工——原來可以不給他們工錢。

父親知道依萬離開茶館到修道院去工作以後，對他這種任性感到十分驚奇，但是他稍微思索了一下，便回想起：兒子一向是喜歡照自己的心願做事的。況且在修道院工作也不比在茶館壞。

秋天，兒子回過一趟家。

「你要學習修道士的那種溫順態度，」父親說道。

依萬笑了。

「他們從早吵到晚。再不然就扭作一團。」

「你說的什麼話？他們都是些聖賢呵！」

但是父親並沒有爭論下去。

兒子好像已長大了。他用主人的眼光打量了一番黑頂棚和放着寬木床的木房，看了看口袋裏的黑麥，抓了幾粒放在手掌上……賀連諾夫家仍然用不着兩個人幹活，因而兒子又回到「格福西曼修道院」去了。

依萬一九二一年回到了家裏。這時修道士都四散了。他們不得不像巴爾巴舍哈一樣，離開土地、菜園和池塘。這還要什麼僱工呢！

不過，他並不是離開修道院的土地就回家的——依萬參加了勞動大軍，幹了兩年修橋築路的工作。當然，最好是上前綫去殺白匪軍官，可是早就認為自己是大人的依萬，在一九一九年才滿十六歲。

他回家的時候，父親已經病了。全家人像等待退伍回來的主人一樣等待着依萬。母親抱着兒子慟哭。六個妹妹感傷地望着哥哥，他在院子裏走動的時候，她們總是魚貫地跟在後面。他馬上着手修理房頂，紮籬笆，把生了鏽的犁從草棚中搬出來。

母親在門廳裏對兒子低聲說，她已經給他選定了未婚妻。

但是依萬自己已經選好了愛人。這就是年紀很輕、留着金黃色長辮子的、愛唱歌的姑娘瑪莎。瑪莎的哥哥是吉沃沃村最早的共產黨員之一，常到加里涅沃村來開會。他很了解依萬，因此在依萬結婚後常到這個年輕的主人家來。

依萬播種播得很早，加里涅沃人都以為依萬的地裏不會出莊稼。可是小苗却出得很齊，這使加里涅沃的農民大吃一驚。

「真是個年青有為的小伙子，」老人都這樣說。

他和自己的妻子瑪莎及時地收割了黑麥。他無論幹什麼，結果都很好，好像有人在幫助年輕的主人似的。

父親臨死說的話，並沒有出乎依萬的意料之外。他已經不止一次地聽到鄰居說過這樣的話。依萬自己也不相信他會擺脫貧困，不知道怎樣才能改變自己的生活。他知道雅科福列夫村的富農的情形，不願意自己有那種命運。也許，世界上還有另一種幸福，可是他怎

能找到這種幸福呢？

依萬在本鄉幹活，仍舊以勇敢和本領使加里涅沃全村感到驚奇。他們只能向依萬請教，而不能向他貢獻意見。瑪莎成了他的忠實助手。她所以眼望着他，心裏想着他，不僅因為她愛丈夫。他倆的思想是一致的。瑪莎不覺得勞動是沉重的負擔；在地裏幹活時，她就像做姑娘們的遊戲那樣非常快樂，非常伶俐……有時她還和自己的年輕小姑子到白樺樹林裏去，那裏是加里涅沃村青年集會的地方。瑪莎的高亢的聲音村裏都聽得到。

「依萬百事走運。又娶了個好媳婦。」

小姑子們一個跟一個地出了嫁。大夥都認為依萬和他的瑪莎是會過日子的當家人了。在青春時代，人都期待着快樂，災難則是不期而至的。一九二七年，依萬已經有了一個三歲的兒子維克多。那年加里涅沃村着了火，一座完整的房子也沒留下，很多人家的牛馬在院裏活活燒死，幾乎誰也沒有搶出東西來。光着脚的、披頭散髮的女人徘徊在焦黑的空地上，扒弄着灰燼。依萬全家坐在房子被燒後的畸形焦木旁邊。依萬和瑪莎手拉着手，一聲不響地坐着。他們默默地想着一件事：現在怎樣生活？

二

在加里涅沃村遭到火災的人當中，那些還記得以前幾次火災的，就動手挖起土窖來。老人們都深深知道，要蓋造房屋，需要很多年。爲了蓋房，他們曾獻出了青春，犧牲了幸

福。當父親躺在農村墓地木十字架下，兒子有了花白鬍鬚的時候，才蓋起了一座有三個小窗和草葺屋頂的小木房。蓋這樣一個小木房是要花很多錢的。

但是現在世道不同了。蘇維埃政權已經建立十年了。區裏派來一個工作組。加里涅沃村的人敘述了自己的遭遇，請求幫助。當馬車給他們拉來建築木材的時候，大家都感到非常驚奇。

青年人並不覺得驚奇。依萬自己着手蓋房了。人們都說，他不論幹什麼，都是馬到成功。道理就在於，他幹活總是埋着頭一股勁兒幹下去。在蓋房以前，他先到捷爾比果里也沃村木匠那兒去了一趟，量好了木材的尺寸，在上邊標了記號，記載下來，畫好了圖樣，於是大夥就開起他的玩笑來了。

「依萬，你什麼時候上過大學？你簡直是個技師！」

依萬家的新房共三間，有屋頂小閣和雕刻的門窗窄板，大家一致認為是全村最結實、最漂亮的房子。

「帶個主人樣兒！」加里涅沃村的人富有含意地說。

人們也曾多次預言：依萬會發家致富。

但是財運並沒有到依萬家來。種地還常有困難，也不可能施肥和弄到好種籽。依萬希望在粘土地上收到極好收成的宿願總是不能實現……

火災後過了一年，查高爾斯克村有一個人到加里涅沃村來了。孩子們跑到各家去叫加里涅沃村人開會。很多人都已經知道來的人要講這樁事：在農村成立土地共耕社。依萬聽

了關於這件事的報告，但他請求報告人解釋一下，什麼是共耕社，它有什麼好處。他首先要報名入社。人們唧唧噥噥地說：既然依萬報名入社，可見這事是有好處的。隨後又有六個人報名入社。他們選出了富裕農民薩維里耶夫當社長。

七戶幹了一夏天，可是無法分收益。薩維里耶夫打算自己多分點，入社時實物帶得少的人少分點。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馬，也不是每個人都有犁。薩維里耶夫管共耕社的這種貧困社員叫做「依賴社員」，並且對他們就像對待窮親戚一樣。他認為，無論用什麼東西來款待他們，他們總會說聲謝謝。結果却使薩維里耶夫大為驚訝，「依賴社員」不僅沒有說聲「謝謝」，反而生了氣，退出了共耕社。共耕社垮台了。

有一天，村蘇維埃主席謝敏諾夫找依萬來了。

「喂，依萬，我在會上要提你做候選人，你來領導吧。」

「領導什麼？」依萬驚奇了。

「你來領導勞動組合吧。應該建立集體農莊。你當主席。」

「誰會選我呢？」

「你幹這件事最適合不過了，」謝敏諾夫解釋道，「大夥一定會選你。」

後來依萬知道了，共產黨員們在黨的會議上曾討論過他做候選人的事。誰也不想再叫薩維里耶夫當集體農莊主席，因為他把共耕社搞垮了。鄉委會書記涅克柳多夫和吉沃沃村的積極分子傑傑林說，從前的貧農依萬是個很會算計的、意志堅強而勇敢的人，一定會成為勞動組合的好主席。在加里涅沃村，甚至善於分析人的老年人也都很尊敬他。